第一章

少 年 出 道

1. 小吏李斯冒死拦马拜师，荀况入楚途中慧眼收徒

这是一座陈年的老房子,房梁间到处覆有厚厚的灰尘。一位身穿青布长衫，长得清秀瘦削双目炯炯生辉的后生手持竹帚，踩在高高的凳子上，一丝不苟地清扫着房子的角角落落，四处飞扬的尘土呛得他不时咳嗽几声。

上了年纪的王小吏从外面摇头晃脑地走过来，冲着屋里喊道：“李斯,快出来休息一会,何苦这样卖力？”

叫李斯的后生没有搭话,依旧忙着清扫房间。年长的小吏往前凑凑,仰起头,刚要说什么,不想迷了眼,气得把凳子往旁边一推，李斯重重地摔了下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半天没有起来，用满是灰尘的手擦了一把汗津津的脸，脸上顿时变得像脸谱一样，年长的小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吏又好气又好笑,指着他的鼻子数落道:“你去照照镜子,看看自己这副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尊容，你就是累死也没人多给你一吊钱,你说图个啥?”

“为了欢迎荀老先生途经这里。”李斯幽幽地说。

王小吏听罢哈哈大笑，脸上布满了轻蔑和鄙夷：“你小子真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荀老先生是何等人物，能瞧得上你这等无名之辈？莫说是成名成家，就是县官的帽子也休想戴到你那猴头一样瘦小的脑袋上。”

“县官算什么?”李斯显然被激怒了,从地上站起来,涨红着脸与小吏争辩:“七尺男儿,志当高远。要干就干大事业,有朝一日,我李斯官运亨通，飞黄腾达，青云直上，至少可以紫绶金印，名垂青史。”

“你前年从衙门老书办转到办公房来,整天不是读书就是作文章,浑身透着穷气,命比纸薄,心却比天高,我看你能有多大出息。该不是发烧说胡话吧。”

“论年龄,你是长者,我尊敬你,但论志向,你胸无大志,苟且偷安，真让人看不起，你可曾看见后院茅房里的老鼠，在粪坑里上蹿下跳，吃到的只是一点点污秽的食物，还常常受到人和狗的袭扰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你再看看前院粮仓里的老鼠，吃得是人们屯好的粮食,而且极少受到什么干扰,饱食终日而无忧无虑,同为老鼠,遭遇却如此悬殊。人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关键是要择地而处，择主而仕。我这么卖力地清扫卫生，是因为敬重荀老先生，我想拜他为师,学治理国家之道……”

“荀先生能看得上你吗?”

“你等着瞧吧。”

“……”

这一老一小在官房里唇枪舌剑，争辩了半天，谁也没有说服谁，结果不欢而散。王小吏离去之后，李斯坚持把办公房清扫得干干净净,才顶着浓浓的暮色,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去。

几个月前，楚国老烈王正式继位，任命天下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担任令尹，这在当时可是国家文官中最高的职位。黄歇十分重视人才，笼络说客游士。为了报答老烈王的知遇之恩，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派使者前往齐国，邀请一代宗师荀况来楚国讲学，并命令沿途各地郡宗监督百姓整修驿道，补砌城墙，清理办公房的卫生，欢迎荀况入楚。但谁也没想到此时此刻，在北郡上蔡城主管乡文书的李斯，正预谋着一个实现自己远大志向的计划……

这天早晨，天刚朦朦亮，李斯就穿衣戴帽，背起一个大大的土布包袱,早早来到城门前等候。他深知荀况精于治学,长于辩论,曾在天下公认的学术之都临淄城西门下学宫里连任三届学宫领袖，曾与秦昭襄王商榷治国之道，曾与赵孝成王讨论用兵之术，曾遍游天下宣讲公学，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，会不会……？李斯的心里又紧张、又激动，他多么希望能马上见到荀子，能拜倒在他的门下，能跟他学习治国之道啊！可太阳已经很高了，荀子先生的马车却还迟迟没有出现。

街上的人越聚越多，人们自发地分立街道两侧，欢迎荀子入楚。

“快看,马车来啦!”不知是谁突然喊道。

李斯心头一震，转过身拼命向前挤去。只见一队马车从远处威风凛凛地飞驰来，银须鹤发的荀老先生端坐在第一辆马车上，正从容地向人们挥手致意。这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荀老先生吗？李斯激动的心仿佛要跳出来了，他拼命拨开人群，冲破府兵的阻拦，向奔驰的马车冲过去！

马车“吱——”地一声在距他不到一米远的地方骤然停了下来。李斯用力挣脱府兵的拉扯，咕咚一声跪倒在马车前，对着竹制栈车上的荀况苦苦恳求：

“大师,请收我为徒吧,成为大师之徒乃我平生最大的心愿,为此我朝思暮想,请大师万勿推辞”

荀况端坐在车上,久久没有说话。在他四方游学的流浪生涯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形，但是，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能成为他的门徒，更多的人都被他婉言拒之门外。他仔细地望着在车前长跪不起的这个后生：只见他穿着短衣褐衫，赤足麻履，长得异常清瘦但却眉清目秀，脸上透出万分的虔诚和渴望。说不清为什么，荀况突然觉得自己隐隐约约地喜欢这个年轻的后生。他轻轻地打了个手势，让上前拖李斯的府兵退下去，然后不动声色地问道：“后生是何来历,为何拦车？”

“后生姓李名斯,本地人氏,在北郡当差,负责保管乡府的文书，曾有幸拜读大师的诸多名篇力作，对先生极为钦佩，发誓要拜倒在大师的门下，日日聆听大师的教诲，并一直在省吃俭用，积攒盘缠，准备北上齐国远寻大师。不料想大师会光临上蔡小城，后生今日见到大师恍若在梦中一般，真是苍天有眼，三生有幸啊。请大师指教。”

荀况听着,微微点头,没有说什么。这时,坐在他身边的一位年龄与李斯相当,长得白皙、瘦弱、腼腆的后生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先生，难得他一片苦心,对您又如此敬重,为什么不收下他呢？”说话者便是韩国太子韩非，是荀况最器重的门生，虽然说话结结巴巴，却才思敏捷、才华横溢，写得一手好文章。在他为这位素昧平生的拦车人求情时，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许多年后，自己会屈死在这位师弟的手下。这是后话。

“大师,收下我吧,李斯自幼父母双亡,愿以大师为父,终身侍候,求学修身,矢志不移。”李斯想到自己平时遭到的白眼,讥讽、嘲弄、挖苦,说着说着,不觉眼里噙满了晶莹的泪花。

荀况见李斯出身贫贱，又胸怀报国之志，料定将来可成大器，终于首肯收他为徒。

本来打算跪拦马车，以死明志的李斯，见荀况答应收他为徒，高兴得在地上像鸡啄米一样一口气磕了十几个响头……。

2. 兰陵三载,先生指点迷津,李斯用心苦学

岁月在漫不经心地流逝着。

李斯随着老师荀况和师兄韩非在楚国兰陵就学不觉已经三载了。当初,荀况应春申君黄歇之邀,来楚国讲学,本欲留在郢都,为楚国的改革献计献策。没想到楚国朝庭上下,小人当道,谗言四起,昏庸的孝烈王又偏听偏信,排挤荀况,黄歇只好将荀况师徒三人送往兰陵,期望荀况能在那里搞出个改革的模式来,以推动楚国的社会进步。兰陵原是宋国的领地,后来不堪一击的宋国被齐、楚、魏三国吞并,兰陵便归属于楚。这里虽然地处楚国的北部要塞,土地丰饶,交通发达,但由于官员腐败,治理无术,因而民不聊生,怨声载道。荀况来这里走马上任后,边著书立说边处理政务,使兰陵的经济、文化、民风渐渐有了新的起色。

李斯每天黎明即起,勤快为老师和师兄打好洗脸水,然后借着黎明的曙光晨读。孔子、孟子和荀子的著述,他都认真研习,他发现孔子提倡仁义、礼兵,传授儒家经典 孟子师法先王,不合时君的时尚 而老师荀子则不同,他主张师法后王,重礼义,为了适合当时新兴帝王代替领主的政治趋势,对孔孟学说加以修正和发挥,有点接近法家,能符合新兴地主阶级政治的需要。这正是李斯所渴望学习的治国之术。他敬重荀况,尊崇荀况,他深信已经看到了一条洒满阳光的仕途之路。

这天早晨,李斯正坐在初夏的草地上苦读,或许是太入迷了,以致老师走到身边了还毫无觉察。荀况在他身边停住脚步,久久端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详着这个皮肤白皙、极少说话却见解独到、思维敏捷的后生，觉得当初第一眼看见他，就从内心深处喜欢上了他，觉得这是一块等待雕琢的璞玉，是一块可塑之材。时至今日，荀况更加相信自己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。

“先生早。”李斯读完一段,猛一回头,看到荀况正站在身后,静静地注视着自己，赶忙起身请安。

“读书的时候就要这般用心，一心不可二用，做什么都需一心一意,全神贯注。”荀子走过来,慈祥地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这就好比蚯蚓虽然无爪牙之利,筋骨之强,但却能够上食埃土,下饮泉水,在地下纵横自如,这是蚯蚓用心专一的缘故。有一种形状像兔的鼠类,名叫鼠石鼠,它虽然能飞却飞不上屋顶,能爬却爬不上树顶,会游泳却不能渡过山涧，能打洞却不足以掩身，能走却又走得很慢，尽管它有五种技能,却都不精通,因而常常陷入困境。人生在世,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”

“先生的话,弟子一定铭记在心。”

“身为学生,一定要重师道,人仅有智慧而无师法,就会成为贼寇,仅有才能而无师法,就会造反作乱,仅有洞察力而无师法,就会奇谈怪论，仅有能言善辩而无师法，就会荒诞诡辩，只有以老师的言行作为准则,投靠贤师,仰承师训,才能有所造就,成就大业。”

李斯不解地问:“先生,孟子说,人之初,性本善,受教育以前也是善的吗?”

荀子听后连连摇头:“此言差矣,人的本性从来就不是善的,善是后天人为的。人的贪图私利的本性发展下去就会产生争夺而失掉谦让；人的妒忌的本性发展下去就会相互残害而丧失忠信；人的喜好声色的欲望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淫乱而丧失礼仪。”

“平民百姓如此,圣人和帝王也这样吗?”李斯又问。

“不论什么人，生下来的时候本性都一样，平民百姓是这样，尧、禹这样的圣人也是这样。”

“以先生之见，人生下来并无贫富贵贱之分，都是一样的吗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人的贫富、智慧、贵贱的区别，都是后来受教育和自己主观努力决定的。知识和道德要靠苦学和积累，积累了研削技能就可以成为工匠；积累了耕种知识就可以成为农夫；积累了知识礼仪就可以成为君子。”

“还有什么因素对人的成长进步有影响呢？”

“说起来，环境对人影响最大，南方有一种叫蠓鸠的鸟，用羽毛筑巢，再用毛发编结起来，但却把巢系于芦苇的嫩条上，一旦风吹草动，嫩条被吹折，巢就摔坏了。卵破子死，这并非是巢做得不好，而是系在了芦苇上的罪过。”

李斯听后，久久没有言语，内心却像开了锅一样翻腾，他不无感慨地想起了自己清苦的出身，想起了自己在乡办公房当小吏时所受的讥讽，想到了那些在茅厕中苦苦觅食的老鼠……

荀子谈兴正浓，并未注意到李斯细微的表情变化，饶有兴致地问：“李斯将来有何志向？”

李斯听到先生的问话，才猛然地回过神来，他怯怯地说：“学生愿向先生学习辅佐帝王之术，将来若有机会，为国家效命。”

荀况深为学生有如此大志而欣慰，他指着手中的《诗经》说：“这本书多是表达人的志向的，既然想从政就要多读《尚书》和《礼》。《尚书》是记载政事的，从中可以借鉴。《礼》是规定郑重的礼仪准则和确定法律的总纲，社会上人们道德行为的善恶，与经典的传授很有关系，而国家兴亡也与之相关。凡是通过经典的传授使人向善的，国家就能兴盛，反之，则会走向灭亡。《礼》是治国平天下的依据，如果只重《诗》、《书》而不重《礼》，就好比用手指去测量河水的深浅，用戈去舂米，用锥子当筷子吃饭，是达不到修身治国的目的的。”

一轮旭日从东方冉冉升起，李斯沐浴在金色的霞光里听荀子娓娓讲学，心里充盈着一股热热的暖流。是啊，在这个纷纭复杂、喧嚣不止的尘世上，还有什么比拥有这样博学多识、满腹经纶的先生

更让人兴奋、满足和自豪的呢？

“先生——李斯——,该回府吃饭啦!”阡陌上远远传来了韩非结巴但十分清亮的呼唤。

李斯这才搀着荀况意犹未尽地往回走。

3. 路见不平，李斯与师兄以智相助

这些日子,荀况每天一早就要前往府署理事,李斯和师兄韩非只好自己研习功课。城郊讲堂里有人讲学时，两人便结伴去听。那里原是宋国大户人家的一座宗祠,齐、楚、魏三国来犯时,这里变成了一片废墟,荀况上任不久,便出资仿造成一座酷似稷下学宫的大厅,地面用黄泥夯紧,上面再放上竹席,可容纳二百多人听课。这在当时的讲堂中堪称一流。

这天中午,韩非远远看见一大群人正在讲堂前围观什么,就一脸疑惑地问:“出,出什么事啦?”

“不知道,走,挤过去看看。”李斯边说边拉着韩非往人群里挤去。

费了好大的劲,才挤到前面,透过攒动的人头,只见一位老者正把一位青年按在地上，嘴里不断停说着什么。李斯问过身边的人,才知道年轻人是个佃户,因拖欠田租,田主逼死了他的母亲。这位青年拼死逃脱田主追杀后，又悄悄地潜回来寻机报仇，不想追到这里时,讲堂的人涌出来放跑了田主,反逼他下跪听训。

苍天之下,黄土之上,竟有这等道理,李斯忿忿地想着,又拉着师兄的手往前挤。

“小人难知天命,天命者,无所不纳。吉福凶祸,贫贱富贵,皆是天命注定,上天怒,便是星坠木鸣,妖祸横行,庶众小人只有安贫守命,顺从天意,才能横绝世间殃祸。”瘦骨鳞鳞的老者抖着一缕稀疏的山羊胡,摇头晃脑地向众人宣讲着。李斯早已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,气冲冲地问道:“请问老者,上天有何物?”老者闻声回过头来,见李斯年纪轻轻,穿着又极其俭朴,脸上顿时流露出一种傲慢而轻视的表情,一字一句地回敬道:“天是神明,是至高无上的天帝。”

李斯显然被老者的傲慢与偏见激起一股无名的怒火,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,不失斯文地问道:“长者说天即神,天忽冷忽热,忽阴忽晴,忽风忽雨,忽霜忽雪,那么何为天?您说白天、晴天是上帝,那么夜晚和雨天呢?”

老者并不示弱:“天即神,太阳、太阴都是神,风有风伯,雷有雷公,上苍众神,为何夏禹时治,夏桀时灾?此乃上天意志的体现啊!现在民风不淳,人心不古,风不调,雨不顺,五谷不丰登,就是因为你们无法无天造成的。”

李斯步步紧逼:“依老者之见,夏禹、夏桀之时,太阳、太阴是不是一样的?”

“当然一样,苍天永远不变。”

“那时的春种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是否一个样?”

“也是一样的。”

“夏禹、夏桀之时衡量土质优劣、庄稼好孬是不是也一样呢?”

“当然也一样。”

“既然日月星辰不变,那么禹治桀乱与天有何相干呢?既然种、长、收、藏无论禹桀之时,均依季节气候进行,那么禹治桀乱,又与天何干呢?”

“这……”,老者语塞了。

讲堂门前的空地上人越聚越多,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李斯、韩非、老者和那位青年围在中间,人们屏息敛容,伸长耳朵,静静地听着这一老一小你来我往,舌箭唇枪地辩论着。

“你这等后生,小小年纪,竟如此狂妄,简直犯上作乱!”老者被李斯追问得理屈词穷，无言以对，恼怒地训斥道。

李斯却不急不恼,依旧平静地说:“古籍上载,禹父鲧因治水不利而被处以极刑，禹承父志，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，何其苦哉,此乃天宽偏爱禹吗?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”李斯说着,转过身来,拉起跪在地上的年轻人:“其母无故受害,被逼至死,难道当儿子的忍气吞声才算是知命敬业吗？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为所欲为,滥杀无辜,而另一些人却只能唯命是从,任人奴役?难道这就是天命吗?”

那位年轻人望着李斯已是泪流满面，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阵叫好声。

“抓住他,抓住他,他是我的佃户!”随着这叫喊声,人群突然骚动起来，原来是佃主带着一群家丁追来了。

年轻人向李斯和韩非抱拳打拱，然后趁混乱之际，逃之夭夭。

尽管没有听到讲学，回来的路上，李斯依然显得那么兴奋。他不解地问韩非:“师兄,你的学识比我高,刚才怎么一言不发?”韩非苦笑着摇摇头:“我、我的嘴,不利、不利落,只怕不、不、不仅帮不了你,还要遭人、人齿笑。”

李斯一想觉得是这样，便不再说什么。

荀况很快便知道了李斯舌战讲学的老者一事，夸奖道：“真是后生可畏，为师甚慰。”

李斯说:“今日辩论可见先生《天论》威力之大。弟子所言,全是得益于先生的苦心栽培。”

4. 先生垂暮,为展鸿图,李斯泪别荀况

一代大师荀况越来越显得苍老了,短短几年的时间,头发、胡须就全白了,走起路来,双腿僵硬,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。这使李斯犯难了,他当初拦马拜师,就是要师从先生学习辅佐帝王之术,以期有朝一日能宏图大展,青云直上。可眼看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,已无力再向弟子传授更多的知识了,可他又怎能开口提出要离开呢?

很长一段时间,李斯因为这件事而闷闷不乐。

“如果先生正值年富力壮,带着我们出去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,该多好啊!”李斯踌躇满志地对韩非感叹道。

“先生老矣,垂垂暮年,已不便出游。”韩非手里捧着一本书,头也不抬地说。

“可年复一年地囿守在小小兰陵,能有多大出息呢?强弓当射虎,良剑应斩龙,你我正值青春年少,正是施展才华的时候,时不我待啊!”

韩非这才从书上慢慢抬起头来,双眼定定地看着李斯,直到此时,他才意识到师弟这些天来一直抑郁寡欢,懒得说话,读书做事也心不在焉,原来是要……。韩非因为口吃,又无意从政,心想,师弟有才华,又有志向,自己身为兄长,何不帮他一把?他收起书本,诚恳地对李斯说:“师弟既然想走,何不直接向先生提出来,反倒自己为难?”

“只是我们一走,先生难免孤寂,总觉于心不忍。”李斯终于说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出了心里话。

“师兄尽管放心去吧，我会照顾好师傅的。我已经决心终生陪伴先生,著书立说。”韩非说。

“你比我有才华,应该走仕途之路。”

“人各有志,不可强求,我无心功名,不想从政。”

“那照顾先生的事就全依仗师兄了。”李斯说着走过来,韩非也起身迎过去，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

这天晚上，师徒三人吃罢晚饭，坐在一起读天论地时，李斯婉言提出了自己的请求。

没想到荀子大加赞赏：“你们年轻有为,理当出去闯天下,干大事,总是留在这里,会耽误你们的前程啊。你们两个人都走吧,都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吧。”

荀况说到这里，用父亲般的目光注视着两个学生，尽管话是这么说，可他的心里却多么不舍得让两个学生离开啊。多少日日夜夜，师徒三人朝夕相处，自己白天为他们授课，晚上共在一粒豆火下苦读。眼看着他们一天天成熟起来，现在突然要分开，怎么舍得呢？

“先生,我不离开你,让师弟出去闯吧,我留下来陪你。”韩非动情地说。

李斯的心头突然一震，他甚至想提出来留下，但嘴巴动了几下，终于没有说出话来，他的心里有两个声音在吵架，一个说留下吧，留下吧！另一个说闯天下去！一番激烈的内心搏斗，理智声音终于战胜了情感声音，他最终决定离开兰陵。

“李斯,你意欲何往？”荀况关且地问。

李斯说：“弟子正要请先生指点。”

荀况略一沉思,然后说：“如今大国争雄,但唯秦可成大业。十年前我曾考察过秦地，那里法治严明，民风淳朴，地势险峻而兵强马壮,真不愧为泱泱大国,秦王欲吞天下,称帝而治,你可前往。”

韩非也兴奋地说：“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。七大国中成败盛衰已

明，强秦只差一位雄主掌权了。”

“庄襄王子楚正是。此人将来必能成就大事,你可扶而佐之。”

李斯说“:恩师和师兄所言极是,我听说时机是稍纵即逝的,它一出现就必须把握住。当今诸侯相争，游说者参与政事。我决定择地而处,西入咸阳,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干一番事业。我出身卑贱,深知人生在世，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困，最大的耻辱莫过于下贱。我决心用自己的拼搏苦斗去改变出身，实现自己的理想。”

荀子赞许地点点头。

“只是无人引见,我如何去得”李斯为难地望着荀子。

荀况忽然忆起,几个月前,秦丞相吕不韦曾差人送来请柬，要他去咸阳为秦效力,他因年事已高,不便远行,只好作罢,何不借此机会把李斯荐去呢？荀况想到这里，立即让李斯取来竹简，修书一封,递给李斯,李斯接过竹简,感激地向荀况连鞠三躬……

第二章

初识宫帏

1. 吕不韦的发迹史

李斯辞别恩师荀况和师兄韩非后肩挎一个方方正正的蓝布包袱，日夜兼程赶往咸阳投奔秦国文信侯吕不韦。

吕不韦是何许人也？他原来只是阳翟的一个商人，凭借精明的头脑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往来于韩、魏、赵、秦各国之间，购进价格便宜的商品，再以高价出售并以此发家致富，攒下万贯家产。地处七国中心的赵国都城邯郸，交通便利，市场繁荣，为各国商贾云集之地，吕不韦在这里既有宫院，又有商行，所以常来常往。

有一天，他吃过早饭，乘坐马车去商行料理生意，看见对面远远驶来一辆破旧不堪的牛车，车子前面插着一面杏黄色的旗子，上书一个大大的篆体“秦”字。吕不韦忙让自己的坐车放慢速度，以便有时间仔细端详对面的牛车。车上坐着一位面色苍白，身体清瘦，

却长得十分端庄的年轻人，看上去还不满 20 岁。这便是秦国送给赵国的‘质子’异人了，吕不韦肯定地想。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，两国相攻或相交时，为了互相牵制或相互信任，国君们通常采用的方式是把自己的儿子或孙子派送对方作抵押。这位异人本是秦昭王之孙，秦赵两国渑池签约时被送到这里，那时他还是个几岁的玩童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十几年后他依旧流落异乡，过着清苦孤独的生活，看他那忧郁的神情，看他那陈旧简朴的衣着，全然不像一个公子王孙，倒是酷似穷困书生。

牛车从眼前缓缓驶过，已经走出很远了，吕不韦还在恋恋地回望着，突然，他的心弦一颤，一个念头脱口而出——“奇货可居！”

“快，掉转车头，回家去！”吕不韦大声命令车夫。

回到家中，他气喘吁吁地找到父亲问道：“父亲，种地一年能获几倍之利？”

父亲不解地望着他说：“最多十倍。”

“贩卖金银珠宝呢？”

“最多百倍。”

“要是能为一个大国选立国君呢？”

“那就难说了，这可是冒风险的事，成败并存，成则获利无数，败则性命难保。”

“儿在街上看到秦国的质子异人啦。”

父亲听后不以为然地大笑起来。吕不韦认真地问：“父亲，儿子的想法可笑吗？”

父亲收住笑，对他说‘当然可笑，现在的秦王是他的祖父，他的父亲安国君还轮不上呢，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轮到他啊。”

“可我听说秦昭王已年逾花甲，又体弱多病，难久活于人世，他的父亲安国君已被立为太子，日后不就是一国之君吗？”

父亲听后还是摇头。

“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，异人排行十八，他的母亲夏姬早病逝，安国君根本不喜欢他，把他打发到赵国已经十八年了还没有

召回,怕是早就把他给忘了,还谈什么继位 ?”

可是父亲的话丝毫没有动摇吕不韦的决心。第二天,他便前去拜访异人。

吕不韦沿着一条狭窄的胡同走了很久,才找到异人的住处。只见房屋低矮破旧，室内陈设简陋不堪，几个又老又丑的侍从立于一侧,吕不韦见状,心中生出许多感慨。他自报家门后,问异人“:公子贵为王孙,为什么竟落到此等地步 ?”

异人倒也诚实,苦笑道“:秦国连年伐赵,赵惠王自然恼火,再加上我在秦国的地位平平，自然要受怠慢之罪了。 ”

“ 我要使公子富贵起来,公子愿意吗 ?”

异人不解地望着他，没有说话。

吕不韦解释说“:公子不要误会,我并无恶意,只是想把公子栽培成一棵大树,我好借片阴凉。”

“ 愿闻详情。’异人显然对这个话题产生了兴趣。

“ 你的父亲已被立为太子,日后必继王位。你的众兄弟为当太子已经争得头破血流,你怎么却无动于衷呢 ?”

“ 我不是嫡子,排行又居后,岂敢有非分之想 ?”

“ 你兄弟虽然多,却全是庶出,你若能立为嫡子,就可成功。”

“ 我母不是王妃,又已早逝,此事断无可能。”

“ 你的父亲不是最宠爱华阳夫人吗？华阳夫人至今尚无子嗣,你可认他为母。”

异人眼前一亮,但又很快黯然下来,摇着头叹息道“:我离国已久,与她又没有任何往来,这事做梦也不敢想。”

“ 我愿意倾尽家产,携重金赴秦,为公子促成这桩美事。”

异人听罢激动得热泪横流，上前一步紧紧地握住吕不韦的手说“:多谢先生厚爱,此事若成,愿意与先生共享大秦天下。”

吕不韦留下五百金钱后，便匆匆告辞了。

父亲听了他的计划,盘算良久,点头同意了。

吕不韦很快就变卖了家产，带着换来的千两重金前往秦都咸

阳，几经努力，终于买通了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，并进言说："我听说大人在秦国拥有万贯家产，且大权在握，甚受重用。"

阳泉君点点头。

吕不韦接着说："可是大人并无功于秦，安国君重用您，只是为了取悦华阳夫人，而以色貌之美取人者，必以色貌之衰弃之，一旦夫人色衰失宠，大人必然不会再受重用。"

寥寥数语，犹如利剑，句句击中阳泉君的痛处，可吕不韦还在不停地说："安国君快要继位了，可华阳夫人尚无子嗣，安国君欲立长子俘溪为太子，那时太子之母就会执掌后宫，而华阳夫人和您将从此忍受冷落遗弃之苦。"

从来都是趾高气扬的阳泉君，此时却像一个霜打的茄子，半晌才折节问道："此事我尚未虑及，愿听先生高见。"

"眼下夫人之貌倾城倾国，安国君爱她爱得情深似海，此时夫人若能在诸子中择其贤者而收为嫡子，他日让安国君立为太子，将来太子继位，大人一家便可飞黄腾达现在不作准备，等夫人色败貌衰，怕就悔之晚矣了。"

"安国君共有二十余子，各有其母，谁肯被华阳夫人收养呢？"阳泉君愁眉不展地问。

吕不韦知道时机已经成熟，他故作神秘地说："我在赵经商时，常听公卿大臣们称赞公子异人之贤，夸他勤而好学，谦而有礼，具君子风度。我曾慕名前去拜访，此人果然聪颖过人，与其谈及华阳夫人，敬重之情，溢于言表，他自知自己的母亲早逝，诸子中地位居后，又多年居于国外，倍受流离之苦，所以十分愿意依附华阳夫人。此事若能成，岂不两全齐美？"

吕不韦说着，把随身带来的稀世珍宝呈上，并谎称："这些宝物是异人托我献与夫人，请大人转交。此外，有五百镒黄金献与大人，请笑纳。"

阳泉君谢过吕不韦之后，便匆匆去见华阳夫人。

华阳夫人闻后大喜。这件事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，年逾四十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